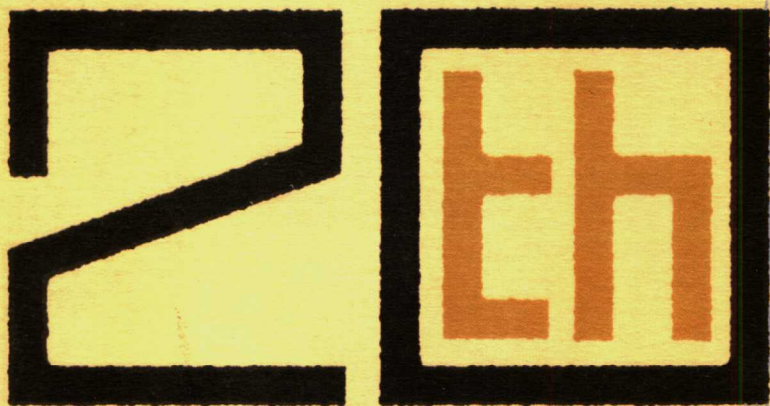




二十世紀作家文庫

流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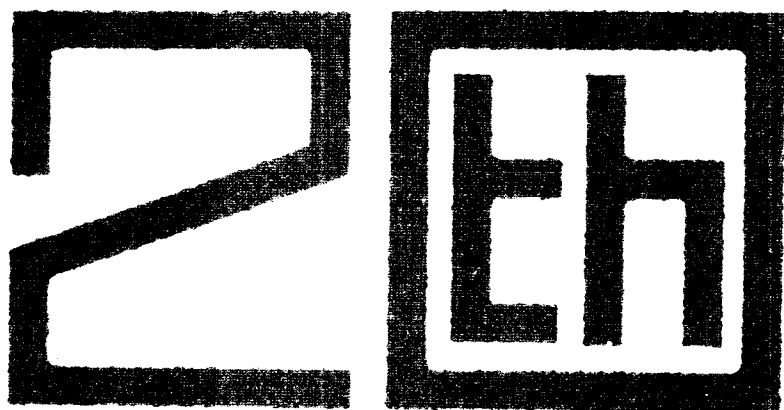
张欣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多的相思之苦。被分配到市人
就上手了。

累积在李吟啸心头的乌云渐渐散去,但生活中的矛盾却慢慢凸显出来。李吟啸关心政治,对于瞬息万变的官场风云有着天然的领受能力,他



二十世紀作家文庫

流年

张欣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流年/张欣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5. 1

(20世纪作家文库)

ISBN 7-5399-2152-8

I. 流... II. 张...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09384 号

书 名 流 年

著 者 张 欣

责任编辑 汪修荣 周立波

责任校对 一 刀

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
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
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开 本 787×960 毫米 1/16

印 张 18.75

字 数 32 万

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, 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2152-8/I·2031

定 价 28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1	伴你到黎明
54	爱又如何
96	岁月无敌
139	雨季
145	非常夏天
155	陕北日记
164	拯救
199	流年
231	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
290	都市梦境和中产阶级写作 ——张欣小说谈片
294	作者主要著作目录

韩子勇

伴你到黎明

下班的路上，安妮挤到友谊商店快餐部买盒饭。因为是正餐时间，队伍排出去三米长。收银员的脸照例板着，一切慢动作。大伙眼巴巴的，又已经在办公楼搏杀了一整天，根本懒得怒、懒得言。反正又不是鸡鲍翅，你花三块八毛钱就想别人优质服务？原始社会差不多。

呆呆地总算排到，买了两个牛柳饭，安妮提着继续往家赶。家中只有一个老妈在安度晚年，不过大概艺员都是不愿下厨的，老妈年轻时曾是二流电影明星，那时自然也有小白脸请她喝早茶、吃夜宵，所以至今保持明星身份。安妮也跟母亲一样，进厨房就头痛，对油烟味出奇地敏感，吃饭的原则是宁简勿做。

母亲叫黎微士，这名字在安妮眼里与满街美容厅的流行名字没有什么区别。母亲从来没有落伍与过时的概念，仿佛永远生活在舞台上。是的是的，现在时髦说社会是个大舞台，但是母亲双重的身份都是演员，再高明也会有表演痕迹。何况她自觉辉煌过，便认为世人会对她念念不忘。几时在杂货店碰上一个老婆婆认出她，也会欢欣雀跃讲上半个月。

安妮听烦了便说：“现在兴讲巩俐潘虹刘晓庆，说你的名字人家以为新开一家精品店。阮玲玉倒是人人皆知，不过她是以生命做代价。”

母亲不悦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怨我当初没留下人言可畏去抹脖子？”

安妮想说，你原没有那么刚烈。不过没出声，毕竟是母亲，那样太不恭敬。

安妮叹道：“任何人和事都会过时的。”

“艺术不会！”母亲抢白她，“赵丹石挥会过时吗？”

不可理喻。安妮不响。果然有此盛名再谈过时不迟。

两个人尚能像朋友一样相处,互相指责。这便是母亲惟一的可取之处,安妮这样看。

母亲处事缺乏理性,眼光也欠长远,不会像其他的母亲那样成为子女的第一位导师。数年前,比母亲年轻的父亲有了第三者,要与她离婚,她只会哭,眼睛红似小兔子,一个主意也没有,倒要与安妮商量。安妮对父亲的感情平平,心底还有一两分看不起,母亲尚存光彩时,他借树乘凉,等到过气的一天,他又不懂得相依为命。后找的这个女人,据说是商界穆桂英,穿黑色皮裙,手持大哥大,短发削至耳上,浓妆。安妮听起来感觉埃及妖后。

父亲长相有形有款,高高的个子,适中的身材,整天闲闲散散,养出几分潇洒,颇得靓女喜欢,其实一包草。他在某协会工作,或许年轻时也思进取,但是没有多少才气和耐心,便沦落成女人的陪衬。

安妮劝母亲离婚。

母亲恨恨地:“那不是便宜他了?”

安妮说:“你想怎样不便宜,他又不是出身名门,你还有希望拿到若干股份?”

“既然大家无情无义,我就拖住他!”

“他要么不回来,要么回来跟你吵,当你是瘟疫,好歹你也是个名演员,岂不掉价?”安妮知道这后一句话,母亲最受用。

果然就不坚持了,又哭,哽咽道:“当初他追我的时候……”

安妮忙说:“罢罢罢,又是那一套,一块儿去电影院看你演的片子,还带着你爱吃的鱼皮饺……妈,花无百日红。”

“人怎么可以这么势利?”

“人就是这么势利的。”

“安妮,你到银行工作以后,人变得冷冰冰的。”

“成天跟冷冰冰的东西打交道,你想我怎样?像电台《伴你到黎明》的主持人,声音甜甜软软的能当高粱饴?”

母亲叹口气。她知道我也不顺,安妮心想。

“我能够搬来和你同住吗?”语气里全是试探与小心。

那一刻,安妮很想抱住母亲,让她大哭一场释放一下。但是近年来她

已没有太多的温情，做起来会很别扭，便淡淡地说：“当然。”

母亲签字离婚。父亲名正言顺搬去女强人那里。

那之后有段时间母亲颇不甘寂寞，经常出入美容厅不说，还有意开刀消除眼袋子。安妮说：“你干吗？又不拍电影了。”

“有人约我拍广告呢。”

“你真去？”

“很丢人吗？！许多过去著名的老演员都拍广告。”

“不是丢人或者高尚，问题是别人拿得起放得下，而你一向把自己架得很高，从来没下来过。到时看见自己老老胖胖地出现在荧屏上，又要伤心。你想，胡蝶活到今天，会去拍广告吗？”母亲当年有小胡蝶之称，她是断断要珍惜的。

果然她自己搬来台阶：“说来说去都是些胃药和感冒药的广告，不是做肚疼状就是揩鼻涕，做化妆品还差不多！”

安妮瞪她一眼，心想可是她疯了？化妆品用你，只怕就不用生产了，横竖一瓶也卖不掉。

这一对母女倒过来，安妮常常要给母亲作主。小时候不懂事，长大以后安妮记得父亲时而会很晚很晚回来，窗户嘎嘎地响，母亲躺在被窝里会哆哆嗦嗦地嚷：“安妮，阳台上好像有人……”安妮便冲去阳台视察一圈回道：“妈，没事，是风。”而后给母亲熄灯离去。

总算到家。

安妮一进屋，母亲便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双手在胸前合掌一握，微歪着头，挑起丹凤眼，一脸的喜气：“安妮，你知道刚刚演完一部什么片子？”

电视机开着，五彩歌星在唱着泛爱的流行曲。

安妮耷拉着眼皮：“无非你过去拍的黑白片，富家少爷爱上你或者你爱上穷小子。”

母亲道：“是我最喜欢的那部片子，可惜配上粤语，不伦不类的。”

“归于粤语残片，本来就是给离退休的阿妈阿婶摘菜的时候看的，你以为是艺术？”说完，塞给母亲一盒牛柳饭。

母亲一点不扫兴，依旧兴兴头头地：“安妮你就是长得不像我，你看我年轻时……否则你早嫁出去了！”

安妮没好气道：“我又不是处女，有什么可遗憾的！”

母亲这才做了一个夸张的表情，喝斥道：“你在外面也这么说话，人家当你是神经病！”

安妮埋头吃盒饭，又给母亲倒一杯茶。

吃完饭，又说了几句闲话，安妮才说：“我辞职了。”用的是播音员报恒生指数的语气。母亲也只嗯了一声，并没说什么。

安妮收了空盒去厨房，边收拾边想，文艺妈妈还是有好处的，不那么正统，也就不爱大惊小怪。心里面多少有点感谢母亲，因为心境不好再听叨叨，无疑雪上加霜。

正想着，母亲灰着一张脸冲进来：“什么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辞职了？！”眼睛瞪得滴溜圆，像看见外星人。

原来她没反应过来。安妮暗自叹息。

母亲急火火地说：“前些日子我只当你说气话，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主意还用你想一个礼拜？！”

安妮道：“我捱一个礼拜是等发工资，根本不是犹豫。”

“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嘛？就为那一巴掌？！”

安妮回望着母亲，平静地说：“对于我来说，一巴掌已经足够。”

母亲气得语无伦次：“我早就劝过你，你不听，既然要当第三者，就得能忍……辞职是一时痛快，以后你到哪里去领工资？吃什么？”

“总之不用你养，你操什么心！”

母亲不理她，照直说下去：“省发展银行，那么气派的办公大楼，你又在计划处，工资待遇那么优厚，多少人想去你们那儿还不得其门而入，你却说走就走……”

安妮耐着性子：“人有起码的自尊，如果感到屈辱，在白宫或唐宁街十号办公又怎么样？！”

“我不如你会说，但我知道现在许多本科生、研究生找不到工作，而你放弃工作绝对是天大的错误！安妮，这件事还有没有挽回的余地？你要是怕掉价，我去……”

安妮冷冷地打断母亲：“你要是敢去我们单位，就搬回你自己那儿去住，我们各过各的。”说完，她拉开客厅的门走出去，并没有看母亲的表情。

屋外，已经是华灯初上了。

这个城市的夜色就是灯，就是喧嚣和各路人马，街面上的车水马龙自

不必说，霓虹灯也颇具感召力，它们制造所谓的繁华。火树银花之中，都市摩登女郎与衣衫肮脏、一身尘土的民工一路走着，互不相干的表情，显得风马牛不相及。

一群青春玉女呼啸而过，大声地谈笑，匆匆地几乎是冲撞着前行，不知要赶去哪一场派对或舞会，一派拥有世界拥有太阳的模样。灯光映出她们丝缎一般的长发，明亮的双眸和细腻的皮肤，以及妩媚的可以入画的笑容。

安妮一个人灰灰地站在暗处，她也是长发披肩，也还秀丽。但毕竟三十二岁了，脸上多了一层倦倦的表情，再加上一点风霜，可不是眼角眉梢都是恨。

工作了一天，她本想好好洗个热水澡，万事不理地先睡一觉，第二天再想安身立命之计。又怕母亲唠叨，也只有出来。立在街边才想到，幸亏房改已经买下房子，否则搬去母亲那里，更是一团糟。

她原想去冬慧那里，从小一起玩大的密友，在安妮的生活里也算硕果仅存。冬慧小时候第一次来月经，吓得把带血的短裤从厕所马桶里冲掉，不是跑去找她妈妈而是找安妮。冬慧的爸爸妈妈都是教育局的干部，清贫而且严肃。

似乎最近冬慧总有约，与一个长相很帅的男孩子过往甚密。安妮想，他们肯定希望请勿打扰多谢合作，自己还是识相一点。

她决定去姐姐安纳家。

安纳因为婚事与母亲断交。她长得像母亲，美人。母亲并不想拿她去攀皇亲国戚，但也希望她找一个大学生或有钱人，至少有一技之长，也算终身有靠。然而安纳找了梁剑平，那时在工商管理局分管农贸市场，守住一架公平秤，为缺斤少两的阿公阿婆主持公道。母亲为这件事气得要吐血，颠三倒四了好长一段时间。不理安纳，也没有去参加她的婚礼。安纳的儿子小华出世，母亲看也不看。后来梁剑平终于调到局机关，仍是一个办事员，没有走黄道的命。

安妮劝过母亲，母亲不听，所以安妮觉得天下的父母都是嫌贫爱富的。

出来开门的是梁剑平，一脸长不大的欣喜和认真，见到安妮劈头就

说：“你知不知道，电力股这段时间整整翻了一番？”十足的大惊小怪。

安妮因为在银行工作，证券方面的事自然略知一二，便说：“不是九个月以来都是鹿市吗？”

梁剑平道：“哎呀安妮，我可算碰上一个明白人了！”他忙不迭地叫安妮坐，并把《股市纵横》、《智信金融投资导报》、《散户须知》等等这一类的报刊杂志从沙发上移开。

安妮坐下来：“怎么会是电力股狂升，前段时间不是盛传家家乐股情势看好吗？”

梁剑平拍着大腿说：“可见你是芸芸众生！那是持仓者传出来的话，把你都给骗了！到今天为止，家家乐股已经跌了二十八个点了！”

安妮说：“瞧你这样儿，你买的是电力股？”

“那还用说嘛！”梁剑平甩了甩小分头，激动地来回踱步。

安妮的眼珠子跟着他一左一右的：“多少？”

梁剑平这才驻步，严肃地瞪了安妮一眼：“身家性命。”

“那你不发了吗？”

“这个数儿！”梁剑平做了个手势，两侧嘴角用力向下扯了扯，以示肯定。

安妮道：“我姐呢？乐昏过去了？”

剑平大拇指朝后：“在厨房给我煲糖水呢。”

安妮起身来到厨房，果然一股股的竹蔗马蹄水的清香，安纳没事人一样地冲她点点头，又忙着搅糖水。

安妮道：“姐，你真有大将风度，剑平发了这么大的财，你照样不动声色。”

安纳没表情地说：“他的话你也信？要不说你是半疯呢？那个鬼人，真是个疯子，这两天出门见到垃圾婆也告诉人家电力股狂升的消息。我哪里会让他真的去做股民，不过是理论上炒炒股票，白写在纸上，买进抛出随他写。”

安妮笑道：“我看他花了大力气分析股票走势，可惜是炒干股。”

“要说我现在一点也不怨妈。”安纳边说边关了煤气，端下锅，开着盖儿晾着，一边拿碗，“剑平这个人就是没什么本事，整个一个炕头上的丈夫，过日子还行，若真下海，我们除了血本无归还能有什么别的下场？！”

安妮不以为然道：“现在多少男人在外面成不了什么事，又不肯在家

好好过日子，你呀，知足吧！”说完，端起糖水锅走出厨房。

安纳拿着碗跟她来到客厅，正值剑平叫小华猜他哪只手里有硬币，小华扑上去抱住他的右手，剑平大叫：“对不对！”却又不肯张开右手，直冲进卧室，把头塞到被窝卷里，仍旧心虚地大叫不对，小华双手抓过一个枕头打他的屁股，嘴里一边说：“就对就对！”

安妮端着锅看着他们，不仅没笑，反倒有几分呆傻：有这样一个笑起来全无城府的丈夫和一个跳来跳去的儿子，大概也就是人生极致吧？可这或许又是有些人欲求终生而不得的仙境。

安纳看出妹妹神色黯然，便说：“别理他们，咱们先喝。”说着接过锅去，给安妮盛糖水。

两个人对坐着慢慢喝，一时无话。有一阵儿，安纳才起身去拿了一包上乘的鱿鱼干，放在安妮面前：“呆会儿带回去，给老妈煲汤喝。”

安妮看着鱿鱼干：“又是人家上贡的？”

“无非想上我们幼儿园而已。”安纳是幼师。小华几乎被她培养成神童，刷的楷书在少年宫展览得一等奖。

安妮迟疑了片刻才说：“我今晚想在你这儿过夜……”

“你辞职了吧？”安纳立刻问道。

安妮点点头：“本来心里就烦，回家老妈又念，反正今晚我不回去！”

安纳叹了口气：“不是我说你，安妮，这样大的事，你应该慎重一点才好……又是为桑原吧？”

“不为他为谁？”安妮恨恨地说，“他老婆跑到公司来打我，他正好那天出差，怎么这样巧？！我在大家面前挨巴掌出丑，他倒成了《六次危机》里的尼克松，来个避而不见，到现在还不回来，连个电话也不敢给我打……”

“总不见得他老婆要到单位来，还预先通知他？”

“我一看到他老婆，就知道他在骗我，他说他老婆子宫摘除快五年了，我怎么没看出来，又白又胖滋润得不行，说她有两个子宫四个卵巢我都信。”

“两个人感情不好，有没有子宫是一样的……”

安妮不听那么多，两眼发直地说：“我就是要让他内疚，我被害离去，他就成了众矢之的！”

安纳道：“安妮，你凡事聪明，独独被情字所惑。他爱你，你在单位他

也会内疚,若是假的,你走只能代表你理亏,他那头也就息事宁人了。”

安妮无言以对,气得脸色铁青。

安纳看着不忍,想了想又说:“事情已经这样了,开弓没有回头箭,你想下一步怎样?”

安妮不屑道:“到饭馆当个企台总还可以吧?”其实心里想,做写字楼工做了这么久,不信做个一般职员还做不成?于是睥睨着一侧,一副笑傲江湖的感觉。

安纳白她一眼:“你从未干过餐饮业,俗话说:不熟不做,楼面服务需要丰富的经验,你认为人家会用你做企台?几句话就把你考住了,顶多当个传菜吧。”

安妮索性放下全部的架子,狠狠心自嘲道:“实在没人要,我到街边去卖粘鼠胶总可以吧?到时见到你们,只当不认识,决不会叫你们陪着丢人!”

“我妹妹卖粘鼠胶自食其力,我倒不觉得丢人。”安纳淡淡地说,“只是现在很多人谋第二职业,白天上班打瞌睡,傍晚跑出来卖粘鼠胶。你看现在谁家还有老鼠?早就粘得光光的了。”

“依着你的话,我可是要沿街乞讨了?”安妮没好气地说。

“你认为呀?现在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多不易。才四十多岁的妈妈们,去五星级酒店看厕所都抢着去。”

“乌鸦口,你别说黑我!”

这时小华跑来,端起一碗晾着的糖水,咕咚咕咚地喝下去,放下碗又跑了。安纳叫剑平来喝糖水,问道:“前两天,你不是说有家公司缺人吗?”

剑平说:“有这么回事。”

“什么公司?”

“是一家追债公司。”

“这样的公司?”安妮抢先问。

“现在什么公司没有?很新鲜吗?”剑平说,“以前我们企登处,还要去查查固定资产什么的,这段时间连这个都免了,你敢报多少钱就纳多少税,我们不怕你报天文数字……”他架起二郎腿,特别轻松的样子。

安妮说:“你们处长真够放的,现在就需要这样的干部,现代化才有望。”

剑平道：“这你就错了，他其实特保守，根本就跟不上大好形势，架不住有我在他左右，追债公司的报告，他高兴了我就往前挪挪，脸上挂霜那几天，我就往后靠靠，捣腾了两次也就批下来了……怎么样，谁去？那还不是我一句话。”

安纳忙说：“安妮去！”

安妮急得直摆手：“我不去我不去，这比传菜和卖粘鼠胶能好到哪儿去？我成穆仁智了我，过去不管怎么说，还在钱堆子里做，现在满世界地去催账，银行的人知道，茶余饭后可有谈笑的材料了。”

安纳生气道：“你怎么越来越像妈了，真是潜移默化。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人物，你在银行做个职员，也是人微言轻，不过你跟桑原的关系特殊，他又在要害部门，别人给你几分面子，就是巴结你也是冲他去的！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你也不明白？你是不是觉得环市东路金碧辉煌的合资公司，家家都在等着你大驾光临？月薪两千一起价？！”

剑平觉得安纳的话有点过了，忙解围道：“你怎么这么说话？安妮选什么工作，她自有分寸，你也不必冷嘲热讽的……”

安纳横横地回道：“不是你妹妹，你当然不着急！这个社会，人心险恶，安妮又是梦境中的人，我不说她，妈比她还糊涂！”

安妮不语，因她了解姐姐的脾性，也不当真。只是心下里觉得，到底剑平的生活格局有限，当惯小人物，姐姐受他的影响，难免不染上几分小家子气，凡事只想到别人算计自己，也太绝对了吧？安妮是成熟女性，又有几分姿色，谈吐不俗，还没老到尚能饭否的程度，不过辞一回职，难道就要大大地感受一番世态炎凉不成？

所以她只笑了笑，并没说什么。

桑拿浴室像一口刚刚烧开的大锅，一团一团地冒着白烟。安妮披着一条白色的浴巾小心翼翼地走进，瞬间就感到喘不上气来，而且头皮发炸，整个人像要被涨裂一样，加上水气、人气、蒸气，她只觉得自己眩晕起来，正好一个胖女人从她身边过，几乎把她撞倒，她忙扶住一侧的白墙，不想白墙缓慢地移动，露出一张女人满脸横肉的脸，并且恶声恶气地对她说：“干什么？！”安妮这才发现扶住的是人家的后背，赶紧点头致歉。

找工作的事的确对安妮打击颇大，比安纳形容的还要糟。她先给南

方证券公司的潘经理打电话，这人算是老熟人了，平时对她也还十分客气、周到，还曾几次动员她到证券公司来发展，她想着去他那里应该没问题。没想到潘经理在电话里半天不作声，然后就埋怨她联系的迟了，公司雇员已经满额云云。

她直觉潘经理知道了她与桑原分手的消息，因为那一边的语气非常轻飘，像是在打发一个不相干的人。

这之后安妮再也不敢掉以轻心，想好的目标都是亲自登门，以示郑重。但照样是碰了一堆软钉子。好不容易找到了老孙，这个人还比较厚道，过去跟她有过工作上的来往，便在他们土畜产进出口公司计统科为她谋了个职。安妮高兴地抓住老孙的手不放，泪光盈盈简直就起了以身相许的心。

然而，临要去办手续时，这事又吹了。老孙只是一般的处级干部，并非大权独揽，而安妮因何故离开银行的事，早已演义了三四遍传到这边人事部门，现如今的人事干部，怕的就是这类人，工作没人干不要紧，破坏了单位里的五好文明家庭，谁知多久才能收拾好残局呢！不是没事找事？！

安妮下决心去合资公司碰运气，想到自己一不再找熟人，二坚决放弃“皇家工”，不免对自己有几分敬意。结果前去“视察”数次，发现凡是女孩就比她年轻、貌美，一个个飘然欲仙，甚是娉婷。不仅如此，她们中间还有大把人有名牌大学的文凭、懂外文、会电脑，她怎么可能不败下阵来呢？

惶惶地过了两个月，母亲都有退休金领，安妮只有从存折里取钱、“吃谷种”的份儿。

最后决定放弃合资公司，按照报纸上的广告分类，有一家叫千里马的私营公司欲招一名文案。安妮赶去应聘，见已来了不少人，其中有男士，也有戴厚片眼镜的知识分子。公司见人来的差不多了，也不面试，只把大伙带进一间会议室，发纸，叫在场的人在一个小时之内，为公司写几句独特意美的广告词，向公众隆重推出千里马公司的完美形象。

马上就有人动笔刷刷地写起来了。安妮急得一脸门子汗，怎么想，都是一个遥遥的男中音：勇闯河山——争雄千里——他妈的这是万宝路的广告词！再想，也都是电视里似曾相识的，骗都骗不过去。直到公司当场录用戴眼镜的知识分子，安妮这里还是一张白卷。

安妮一下子瘦得不像话，黎微士看着不忍，便收起埋怨，笨手笨脚地

下厨给女儿煲汤水。安妮觉得一切像做梦一样，她一向对自己的应变能力看好，实践起来，根本是零。

最终她还是跟了剑平去那家野鸡公司。

路上，她一言不发，落寞地走着。剑平似乎并无觉察，起劲地介绍追债公司的法人代表叫冯肖，大学法律系毕业，人相当精明能干，跟他还是哥们儿。

转道中山路，突然听到一阵锣鼓喧天，原来是一家快餐店开业，门口排满了花篮，有个醒狮队在门前舞狮子，惹来一圈人看热闹。安妮不觉驻足，看见两只七成新的黄狮子在那里忽起忽落，敲锣打鼓的青年都穿着印有快餐店名称的汗衫，没有表情地大力敲打，一心只等着够钟点拿钱。舞狮的人自然看不到脸，从狮步上可以看出他们的辛苦，安妮甚至想，若参加进去，最多当个狮尾，猫着腰跟着狮首踩花步，总不见得学不会，只知道人家要不要女的，或者嫌自己太瘦，变成狮头蛇尾了。

剑平在一边不解地说：“快走吧，你还有心思看这玩艺儿？”

两人穿过热闹的中山道，在偏街次一等热闹的街面，排着一溜食杂店、小吃店和小型的个体时装店，其中有一个小门，黑黑高高的楼梯，剑平停来说：“到了。”

安妮定睛一看，楼梯宽不到一米，两边的墙甚是斑驳，让人感到楼梯一定会嘎吱作响。楼梯旁边的墙上，歪斜地钉着一个破木箱，上面写着：“二楼，有借有还追债有限公司”。顶上一道缝，算是信箱吧。

安妮皱了皱眉，剑平解释说，若正式挂个招牌，要花好几千块钱，冯肖不肯，上面就好了，上面别有洞天，这是冯肖爷爷辈儿留下的私房。

两个人上了楼，楼上的房间倒还简单地装修过，被玻璃门、玻璃窗一隔二，外面会客，里面办公，耳房一点点，坐了一个会计模样的人在打算盘。

冯肖在接待一个客户，见到剑平，扬手说了一声马上就完，继续跟客户小声嘀咕着什么，客户只一个劲儿地频频点头。安妮趁机打量冯肖，干练还算是干练的，平头，面上没有什么声色。

客户走了之后，剑平给安妮和冯肖互相做了介绍，两个人客气地点点头，落座。

安妮觉得冯肖并没有认真看她一眼，想必自己是十二分的没精打采，

虽然化了点淡妆,又能掩去多少憔悴呢。

剑平拿过冯肖的烟盒,抽一支点上,眯缝着眼睛吐了口烟说:“忙什么呢?”

冯肖随便地说:“搞假合资呗,就图点优惠政策,少交点税什么的,到时还得求你帮忙。”

“没问题,”剑平说,“别的不行,欺上瞒下的我还挺在行。”他并不笑,一副正经推销自己的样子。

冯肖说:“上回你叫我追的那笔账,我可是全给你追回来了,手续费基本上是意思意思。”

剑平道:“我正要说这事呢,你真够意思,这事记在我的人情账上。你知道那小子骗的是谁?我们处长的老岳父……这个忙一帮,你猜现在怎么样?没人的时候,我成他的处长了。”

“真有你的,剑平,”冯肖笑道,“我就喜欢你这个大智若愚的劲儿!你小姨子在我这儿你放心,我吃干的决不让她喝稀的。”

剑平咧嘴一笑:“这话我信,你这人够仗义。安妮跟着你比跟着我强,我有什么,两袖清风。”

安妮坐在那里,没表情地斜瞪着两个男人,心里一阵阵地反酸:我成什么了我?夹皮沟来的等着周济的穷亲戚?!又想,中国再大,也逃不出是个人情社会,自己到底还是被兜在这张网里。接着想,人真不能看表面,原来剑平并不老实,不过他若老实,怎么可能把精明过人的安纳唬住?

那里冯肖接着说:“不过剑平你也太老实了,什么钱也不敢要,叫我们为难道。”

剑平笑道:“帮我办事不就两清了吗?我这个位置其实不薄,要坐稳喽——不能贪财二不能玩女人。”

冯肖说:“缺了这两件,男人还活什么?!”

剑平径自说:“横竖我不犯错误,谁还能把我怎么着?无非帮朋友变通变通,这年头活人不易。”说完便站起来告辞,冯肖送他走,一路勾住他的肩。

回来后,冯肖问安妮:“你什么时候能上班。”

安妮说:“明天吧。”

冯肖说:“那好,明天你就不用上这儿来了,直接去把那件事办了。”说

着，一边进了里间，在办公桌上翻文件夹，那上面凌乱不堪。

安妮提高嗓门说：“不用跟其他同事见见吗？”

冯肖拿着一个文件夹走出来：“什么同事？面儿上的工作就咱俩，还有一个叫章朝野的，他的工作性质必须神出鬼没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他。”

两明一暗统共三个人，这也叫公司？！安妮心想，对面街的肠粉小食店还有三个半伙计呢，这叫什么事，自己真的落草为寇了？

冯肖自文件夹中抽出几张纸片，递给安妮看：“这个方太太，原名方爱东，人称方爱东西，她是特别地爱买东西，是淘金坑那一带的女人，你明白吗？”

安妮点头。淘金坑那一带的女人众所周知，因那片住宅区均是造价极高的侨房，又值黄金地段，住在那里的人无论什么路数，总之很有钱，便成为有钱有闲阶层的代名词。这一带的女人大都是商人妇，由于丈夫重利轻别离等原因，她们常常报仇般地疯狂购物，千金散尽。每天早上，胳膊下夹一个尺把长的大钱包，去饮早茶，然后去康乐中心健身、减肥，下午搓雀牌、聚餐，外加一顿饶舌，晚上听歌、消夜，很繁忙的就是一天。

冯肖说：“方太在纯尚减肥美容中心做超速减肥、特效健胸、收紧肚腩等项目，总共欠人家近五千元，你去想办法把钱给追回来，这上面有她的住址和常去的地方。”

安妮不解道：“方太是有钱人，何必落欠债不还这种臭名？”

冯肖不屑道：“女人嘛——”自觉失口，正色说，“这种人鸡肠鸭肺，又挑剔，不可理喻，她说纯尚的广告说减肥无效不收款项，她没减下去，便不给钱。广告词总要说到极致的嘛，再说，你一面减肥一面夜夜笙歌大鱼大肉，不长出新肉已经很不错了！”

安妮道：“纯尚可以告她的。”

“打官司花钱不说，关键是时间长，谁陪得起？方太这种人无所事事，只想死缠烂打，一两年下来还不定谁赢谁输。纯尚不要这笔钱也可以，只是担心影响出去，个个都这么搞法，生意如何做得下去？”冯肖解释说。

这时安妮已经粗略看过纸片，抬头道：“我试试吧。”

冯肖说：“追债方面，大致的分工是我管牵扯法律的公对公的案子，你追女人的债，朝野负责黑吃黑的债。”